
第一部分：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省思

從事女性口述歷史的幾個問題*

一、女性口述歷史的重要

研究女性史的最大問題是，不容易蒐集史料，因為在過去的歷史書寫中女性是被邊緣化，我們只能在官方檔案，看到少數女性的身影，而這群女性又多屬菁英女性，不能代表廣大的女性群體。因此，從事女性史必須在浩瀚的史料中，一點一滴的揀選女性史料，才能為女性勾勒清楚的歷史圖像。受新興史學的影響，歷史史料不再限於官方檔案，書信、傳記文類、期刊報紙或小說，都成為撰寫歷史的素材，這些史料讓處在邊緣的普羅大眾，有機會現身在歷史家的筆下，因此，女性歷史的書寫越來越豐富。在這眾多的史料中，口述歷史是最特別的一種，透過訪問不僅可以了解受訪女性的生命史，更可藉此觀察女性在當代的角色與地位，並補充文字史料的不足。近年來，女性史研究漸受重視，而這種可經由不同學科共創的女性口述歷史更受到矚目。

個人多年來浸淫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的研究，且因研究需要，曾對女性時人進行口述訪問工作，並將重要的訪問結集成書出版。^[1]儘管我已時斷時續的從事十多年的女性口述訪問，仍然覺得口述訪問的經驗是隨著不同的訪問漸次累積，應該是「邊做邊學」。^[2]基於女性口述歷史的重要，同時，為鼓勵更多人投身這項工作，提出我個人的部分訪問經驗以及這些年來在口述歷史演講會中，大家所共同關切的幾

個問題。

二、訪問女性應採何種方式？

從技術上來說，女性口述歷史和男性的口述歷史並無不同，都在為人類書寫歷史；但在訪問內容上卻有分殊，訪問女性如同訪問不同的專業人物一樣，必須掌握專業人物各自的特性，因此主訪人應針對受訪人的特性進行訪問，不能採如出一轍的訪問方式。據此，有三個問題值得思考：

首先，主訪人的態度是否應具性別意識？或以女性主義的觀點從事訪問？過去的主訪人較少思考性別問題，隨著女性主義的日益盛行，這個問題變得相當重要。我個人並不反對主訪人具女性主義的觀點；不過，我通常較喜歡用「站在女性立場」的說法。事實上，無論是採「女性主義的觀點」或「站在女性立場」，都是訪問女性應有的認知，也唯有具備性別意識才能確切掌握女性受訪人的情境。以訪問女性工作者的待遇為例，除了解受訪人的薪資與升遷情形之外，應進一步關心與女性工作權益有關的法規，例如服務機構是否訂有單身或禁孕條款等，這就是有性別意識的訪問方式。重要的是，藉此始能凸顯女性受訪人的特性。

我再舉我訪問的女教育家邵夢蘭為例，她的一生都奉獻在教育事業上，病逝前，還在東吳大學兼課，他曾告訴我：「我將教到倒下為止」，對教育的這份摯愛，很自然的成為她述說自己生命史的重點，也因此她的歷史，和男性沒有兩樣。再加上，五四時期不斷倡導把「女人當做人」的說法，在邵

女士身上發揮的淋漓盡致，不但她的父親、公公不把她當成女人，她在事業上受到毀謗、中傷時，她本人更不曾以「女人」這個標誌，去博取同情，反而以公正不阿、不屈不撓的態度「迎戰」。^[3]

然而，這並不表示邵女士缺乏女性特質，當我跳脫她的事功，從女性立場切入，結果我看到她另外一面。例如，生下頭胎之後，邵女士為了在家當母親或回上海升學，陷入天人交戰，因捨不得離開孩子，每次為孩子餵完奶，她便哭泣，最後是頭也不回的走，怕的是「不馬上走的話，又走不了了」。^[4]這種乍似無情、卻是有情的表現，是女性面對家庭與學業／事業抉擇時的不得已。此外，邵女士的母愛張力，在她與學生的互動中，始終展露無遺。因此，如果在訪問女性時，忽略了女性特質或者沒有站在女性的立場，我們很可能失去訪問女性的意義。



圖 1-1 邵夢蘭女士於士林中學校長任內校慶古箏演奏。出自《邵夢蘭女士訪問紀錄》，頁二二四。

其次，訪問女性應偏重哪些內容？由於家庭生活占據女性生活的大半，因此「站在女性立場」從事訪問，不免會出現一些與個人事功或國家、社會無關緊要的敘述，特別是受訪者本身若僅是一般家庭主婦，訪問的內容容易趨於偏狹。然而自另一角度來看，這類的口述卻是家庭史的最佳素材；同時，藉由口述可以記錄到生育文化、養生之道、家政技藝、理財或消費等觀念，又能為經濟史、文化史或醫療史提供豐富素材。此外，我個人的經驗是，即使受訪者是具專業長才的女性，訪問的方式也不應局限在專業技術或活動上，她們的婚姻或居家生活也可一併關心，我訪問羅東早期的女名醫陳石滿女士時，便發現陳女士的醫療工作固然十分忙碌，治家之道並不亞於一般婦女，例如在挑選奶媽或採買蔬菜方面，她自有定見。^[5]因此，如果不站在女性的角度進行訪問，是無法窺得女性歷史的全貌。

再次，訪問女性是否應凸顯「父權宰制」的觀念？無可否認的，為女性設身處地的訪問方式，可以讓女性受訪人暢所欲言，不過，刻意以「父權宰制」、「兩性不平等」一類的話題來引導受訪人是不妥當的，一方面，並不是所有的女性受訪人都具有女性意識，也不是所有的女性受訪人都曾有父權壓迫的經驗；另一方面，這類話題易誤導受訪人的回憶，致使部分受訪人失去自覺，導致出現「以今論古」的情形，這樣的答案儘管符合主訪人的期待，卻不是受訪人當時的實際感受。^[6]例如，日據時期臺籍男女教師薪資的不平等是一項眾人皆知的事實，但根據我的訪問，有些受訪的女性教師並不認為這樣的待遇是不公平，因為她們指出當時女性教師多半不是出自正統的師範學校，薪資有別是理所當然。^[7]又如，一般認為，中國傳統社會普遍存在著「重男輕女」的觀念，但邵夢蘭的口述卻給了我們不一樣的答案，她的父親非常重視女權，不僅創辦東陵女子小學，還反對女兒纏足，並為邵家女子爭取宗祧繼承



圖 1-2 邵夢蘭女士的父母。出自《邵夢蘭女士訪問紀錄》，頁六。

權。^[8]還有，當邵女士的祖母擔心，邵夢蘭會因大腳而嫁不出去時，她的父親卻說：「嫁不出去，就要一個進來！」^[9]換句話說，主訪人應讓受訪人回到她的時代，敘述當時的情境，如此一來，始不乖離歷史。

從受訪女性是否受父權宰制這點又可發現，有的主訪人為凸顯這種概念，著眼悲情或受難女性的訪問，易使讀者誤將女性史視為女性犧牲史，事實上，悲情女性也有她們不悲情或足以傲人的一面，例如我訪問日據時期的女工時，發現有的女工雖然來自貧困家庭，但因工作表現良好，她的家人或家族先後透過她的援引進入同一工廠，這不但改善家庭生活，也使她深受家族敬重。^[10]更重要的是，受訪人本身並不因曾為家庭犧牲而自苦。因此，我認為主訪人千萬不要以個人的價值判斷、強加附會。

三、訪問女性應否設限？

(一) 主訪人是否應有性別限制？

我個人認為只要主訪人具有女性觀點，能從女性立場進行訪問，無論男女均可參與女性口述歷史的工作。實際上，男性主訪人有時會有不同於女性的關懷面，而這樣的訪問可豐富女性口述歷史的內容；此外，我個人發現由男性訪問女性，可由同情、關心女性進而發展成兩性的相互了解，甚至化解兩性衝突。不過，目前從事女性口述歷史的男性不多，而且多半缺少女性觀點，因此值得鼓勵。^[11]

(二) 受訪的對象是否有年齡限制？

我個人主張訪問七十歲以上的婦女，因為她們所歷經的歷史較長，能從中看到歷史的變遷。至於受訪人是否有階層限制？由於我的訪問是配合我的碩、博士論文，因此訪問的對象多半來自中上階層，例如《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》一書中的七位受訪人，除曾任臺大醫院護理長的尹喜妹出身較寒微之外，大多來自優渥的家庭。為開拓對各階層女性的了解，並豐富女性歷史，我贊成對不同階層乃至不同族群的女性進行訪問，目前原住民婦女、客家婦女或外省籍婦女的訪問固然已開始推動，但仍值得擴大進行。

(三) 受訪人的認知應否被設限？

女性受訪人的認知固然易受生活空間所限制，但主訪人切勿將受訪人局限於生活的一角，應試圖將受訪人置於歷史的流變中。例如，激發受訪人對不同時代的生活做比較，舉凡物價、服裝、髮飾乃至重大社會事件，都可成為訪談素材，讓受訪人從不同的時光隧道追憶，這不僅有助於受訪人認知的擴大，更可豐富訪談內容。

(四) 受訪對象應以個人或團體為主？

我認為兩種均可採用，前者的訪問是著重個人的深度訪問；後者則以一個事件或一個問題為主軸，對不同的受訪人進行訪問，透過此一訪問，可勾勒出較完整的歷史原貌。

(五) 訪問地點應否限制？

女性受訪人往往較乏自主性，訪問時易依賴周邊親友或徵詢對方的建議，特別是有丈夫在場的受訪人，常無法暢所欲言。為使受訪人不要受太多束縛，或有所顧忌，建議應給受訪人單獨受訪的空間。

四、小結：化瑣語為史料

最後的問題，也是相當重要的問題，口述訪問是文學與歷史的結合，也就是經由受訪人的整稿，將主訪人的口述變成既可讀性、又可為後人引用的史料。但因女性的口述訪問易流於瑣碎，因此如何將訪稿變成史料，而非口耳相傳的故事，是整稿時須加留意的。這就如同史學寫作一樣，應在整稿時做考證的工作。

首先，凡是受訪人提及的人、時、地、物、事，主訪人宜加考證。有的訪問紀錄為增進可讀性，往往不記註事件發生的年代；但我認為較重要的時間應記錄，並請受訪人提供確切時間，例如受訪人受教育的時間、畢業時間、就業時間、結婚時間或退休時間，由於這些時間的背後有可能牽涉到時代的大事件，也會直接、間接影響到受訪人的生活，如中日戰爭、二二八事件等。此外，即使是家庭生活也會隨時空而異動，主訪人應整理出清楚的脈絡，慎防時空錯置、張冠李戴。

其次，如果無法從受訪人口中或其他資料獲得實證，可補訪與受訪人相關的親友，並加以檢證，如此一來，女性口述歷史能有一定的歷史價值。我個人訪問邱鴛鴦女士時，因邱女士年事較高，部分記憶

模糊，因此，曾對她的女兒進行補訪，從中獲得意想不到的收穫。

換句話說，受訪人應該把自己放在「史官」的位置，當作為一個建構史料的「史官」，而且要與書寫歷史的史官一樣，需要有章學誠所謂的「四長」，也就是史才、史識、史學、史德，以這樣的條件去從事訪問，訪問紀錄才不是停留在說故事的層次，也才經得起考驗。^[12]

總之，女性口述歷史目前已開始受到重視，可發展的空間相當大，但為避免訪問內容泛政治化或流於單調，我個人建議可以選擇一項主題，兼容不同階層、不同族群的女性進行訪問，既可以激起不同讀者的興趣，也可為女性留下歷史。